

明末清初欧洲占星术著作的流传及其影响 ——以汤若望的《天文实用》为中心

韩琦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要 以往多认为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1610~1656年)和薛凤祚(1600~1680年)合作翻译的《天步真原》一书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占星术。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汤若望(1592~1666年)《天文实用》一书,说明欧洲占星术明末时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并根据奏疏,认为此书编于崇祯十年至顺治元年之间;分析了它的成书背景,指出书中部分内容与托勒密《四门经》、阿拉伯天文学家 al-Qabisi(?~967年)《占星术导论》(1485年)有关;并指出此书在清初还为王锡阐、吕留良、梅文鼎等文人所关注,乾隆时又被钦天监官员张永祚所引用,并流传至日本,为西村远里的《天经或问注解》(明和8年,1771年)所征引。

关键词 汤若望 《天文实用》 占星术 耶稣会士 张永祚

中图分类号 N092:P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13)04-0433-10

欧洲占星术在中国的传播是饶有兴趣的题目,以往多认为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Johannes Nikolaus Smogulecki, 1610~1656年)和中国文人薛凤祚(1600~1680年)合作翻译了《天步真原》一书,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占星术。1997年春,作者在罗马访学,意外地发现了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年)《天文实用》一书。近年来翻检史料,对此书的研究稍有所获。本文将探讨《天文实用》一书的成书时间和背景,并分析此书在康熙、乾隆时代的传播和反响,希冀能够对明末清初占星术在宫廷和民间的流传有更多的认识。

1 天启崇祯间耶稣会士有关天文星占的相关论述

占星术将天体运动与人生及社会活动发生联系。人类很早就开始占星,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开始有精密的历法,其占星术又被古希腊、罗马继承。托勒密(Ptolemy)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大师,著有《至大论》(Almagest),还著有占星术著作《四门经》(Tetrabiblos),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中世纪,意大利学者卡尔

收稿日期: 2012-11-24; 修回日期: 2013-10-13

作者简介: 韩琦, 1963年生, 浙江嵊州人, 博士,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达诺(Cardano, 1501 ~ 1576年)对托勒密的占星术著作加了评注^[1]。在欧洲,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发布谕旨,只有上帝可预知未来,因此占卜术自然在禁止之列,但与农业、航海、医学有关的自然占星术(natural astrology)仍被容许。之后,有关占星术的出版物在意大利逐渐减少,但占星术并没有完全消失。1631年之后,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重申西克斯图斯五世的谕旨,特别禁止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预测。总的来说,教会所反对的是事应占星术(judicial astrology)和其他形式的占卜,自然占星术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2]

教会对星占的态度自然也影响了它在中国的流传。明末传教士来华之后,为避免和教规相抵触,对它的介绍十分小心。在交谈中,他们经常会被明代士人问及西方的历算和文物制度,如《西方答问》中,意大利耶稣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 ~ 1649年)就士人有关欧洲历法、天文、占候的提问,分别作出了解释和答复:

问:久闻贵邦天文最精,占候最确,故今上用西法修历,愿得其详。

曰:以天文占候见奖者,实未知己之深者也。旅辈在敝邦论道与夫格物穷理之余暇,亦或旁及度数之学,非以此为至务也。且所谓度数之学,多关历法之事,亦非关占候祸福也。盖祸福所系,在吾心所造与夫造物主所降善恶之报也。占候星气,以预定国家安危,敝邦以为不正之术,特惑乱民志而无补于心性世道,故王法禁之。吾辈先后所译历法之书,或正论度数之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或论制器,以利国家民用,如《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等书;或论天之高厚远近、运动之顺逆迟速,与夫测验诸法,如《天问略》、《表度说》、《测量全义》、日月星躔表、测蚀等书。今在京师,敝会罗、汤二先生奉旨译著西书修历者,已进大内一百四十余卷,亦直论理,非论祸福也。盖据古哲之论,星宿所能主不过冷热燥湿,以致气变而成风雨霜雪等者,可以推早涝丰歉。若夫关于人心之张主,则大非星宿所能强矣。且气中之变,纵为星宿所主,星宿又为造物主所主,吾仰大主,又可转其祸为福焉。古语所谓星宿主天下,天主又主星宿是已。^[3]

在当时的中国,一般人昧于“度数之学”,而更多关心祸福占候之学,艾儒略的目的正是想说明欧洲所擅长的是历算之学,以及历法和“天文”、“占候”的差别,并认为“占候星气”为不正之术。艾儒略撰写此书时,正是罗雅谷(Giacomo Rho, 1592 ~ 1638年)、汤若望编修《崇祯历书》之际。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著中有关事应、星占的论述不多。由于占星术有时带有神秘和迷信色彩,因此耶稣会士在介绍中不得不谨慎从事。不过在崇祯朝编纂天文学著作时,对占星术也有涉及,如汤若望的《交食历指》就曾谈到了灾变、事应和占卜的关系,指出传统“天文”之学牵强附会,为害不浅,其中写道:

曰:既称灾变,凡厥事应可豫占乎?可豫备乎?曰:从古历家不言事应,言事应者天文也。天文之学牵合傅会,倘过信其说,非惟无益,害乃滋大,欲辨真伪,总之能言其所以然者近是。^[4]

“天文之学”即指占星术,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汤若望反对星占学中的事应内容。实际上,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 1610年)等传教士来华后不久就注意到了中国的迷信和天文事应,汤若望、艾儒略等人的言论恰好表明了传教士对“天文”、“占候”的共同看

法。

早在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因发生月食,汤若望受命推算,于是写下了《测食略》一书,由慈水周子愚、武林卓尔康负责校订。因为中国友人对星占的兴趣,使得汤若望就“征应”问题作了专门的答复,并谈到了与托勒密有关的占星术内容:

食不言征应第十七。前数则不过粗言其要而已,每有叩望以征应者,因喻之曰:星宿各有情好也。若性情之干热者相聚,地必暑,寒湿者相聚,地必冷,彗星彩霞,火属也,而相值荧惑之星,则地之干燥也亦必矣。若此之类,理势必然,推验不谬者,岂有日月之食,官次不一,而毫无所征验乎?第人过信其必然之理,遂泥其已然之迹,不事探求其所谓自然者,又不精求其所以使之自然者,其道未易言也。故先师多罗某精于斯业,尝曰斯业之言非一定之法,可永守而不变者。望晚学也,法师以不言为言,而妄言征应,能无骇乎?^[5]

文中所提“先师多罗某精于斯业”,“多罗某”即指古希腊天文学家 Ptolemy(托勒密),“斯业”即指占星术。

在汤若望进行历法改革的同时,也试图用西法“铺注”来代替传统通书中的旧法,为此汤若望也作了解释,其中的内容与自然占星术相关:

所谓天行性情,与下域有关系者,比如月为湿宗,当其朔而生明,下物之湿亦生,当其望而光满,下物之湿亦满,湿多虫多,植物受损,故是时不宜栽植。又月满不宜伐木,亦以湿多易腐也。再广言之,在天月生明,在人身生髓,禽兽亦然。月光亏,髓则减,鱼脑其一证也。此与海潮随月同是一理。然不但月,七政、恒星皆与下域形物相应,人身诸病,尤关天行,所以西历悉照天行铺注,是谓真实有据之宜忌。而今之时宪历,止用西法推算,未及用西法铺注也。^[6]

除汤若望、艾儒略之外,崇祯元年,由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寰有诠》也曾谈到了对占星术的看法,并根据中世纪学者的观点,论证“占星不可以知未来”(卷4)。

2 《天文实用》编纂之缘起与刊刻

关于《天文实用》^①的记载,始见于崇祯年间徐光启等人编纂之《治历缘起》,此书被收入《崇祯历书》。在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题本中,曾这样写道:

奉旨:西洋远臣进到星球,有蛇鸟小斗等星,有无占验,著灵台官去问。钦此。除蛇鸟等星性情占验已经移会灵台官回奏论,臣一面督同远臣罗雅谷、汤若望等细将各星有关征应者著为《天文实用》一书,次第进览。

从这个记载可看出,之所以编纂《天文实用》一书,是因为崇祯皇帝在1637年见了耶稣会士所进的天文星球上有“蛇鸟小斗等星”,于是想了解这些星座“有无占验”,请钦天

^① 关于《天文实用》的成书和传播的初步研究,参见: Han Qi, “From Adam Schall von Bell to J. N. Smogulecki: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Astrolog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Venturing into Magnum Cathay”国际会议,波兰 Krakow 2009年9月26~30日,收入《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2011 59: 485~490。

监官员答复。为了满足皇帝之需,罗雅谷与汤若望一起编译欧洲的占星术著作《天文实用》。《崇祯历书》的编纂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弹,继魏文魁之后,生儒蒋所乐攻击新法,欧洲占星术也遭到了嫉妒。李天经对此作了反驳,在崇祯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奏疏中,他这样写道:

如蛇鸟小斗诸星,自是陪臣等浮舟赤道以南实测不爽,值上传制造星球,随用补南极见界之缺,以成浑全天体之象,岂是臆说?又蒙内灵台传奉明旨,询以占验,臣局约略指陈,且欲进《天文实用》占书以备御览,所乐等遂妒忌横生,先为此言,以图阻碍,真夏风之不可语冰也,其自暴其欺罔之罪四。^[7]

此书翻译直到顺治元年(1644年)才完成首卷,进呈顺治帝御览,前后达7年之久。顺治元年十月十五日,汤若望上奏:

修政历法臣汤若望谨奏,为敬陈本局应行紧要新法事宜,以抒葵赤事。窃照历法大典所关万世,匪直夸耀一时而已,目今宝历既已大定,则行远传后之计不可不亟讲也。而微臣又再四思维,历之所可贵者,上合天行,下应人事也。苟徒矜推测密合之美名,而遗置裨益民用之实学,聊将一切宜忌仍依旧法铺注,终非臣心之所安,以故历局诸务徐俟异日续请,若目前紧要之事,谨约举条议二款,伏乞圣鉴施行。

计开:一、考验七政情性,原与人事各有所宜,不明此理,则一切水旱灾荒无从预修救备之术,而兵农医贾总属乖违,臣西席是以有《天文实用》一书,已经纂译首卷,未暇讲求,合无恭请敕下臣局陆续纂成,嗣后悉依实用新法铺注,庶国计民生大有裨益矣。至若占验一事,原系该监职业,相应仍照旧规,敕令天文科官生昼夜轮直,在台占测,俟臣局《天文实用》纂毕呈进之日,另依新法占报,伏候圣裁。^[8]

从奏本可知,1644年《天文实用》已经完成首卷。汤若望希望用新法对民历书进行铺注,因此翻译了西方的占星术。

《天文实用》现只存卷1,主要内容包括:(1)七政依原情之力:七政性情、七政类及热情;(2)七政依恒星之力:恒星总像力、恒星各本力、恒星较黄赤道等力;(3)七政依本圆之力:距地远近等七政之效原;(4)七政依公圆之力。卷1简单介绍了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等行星)的“性情”,与冷、热、干、湿的关系,经笔者比较,实际上取自托勒密《四门经》中的部分占星术内容,可能是根据16、17世纪托勒密著作的评注本翻译改编的。还有部分内容(如“七政相照之情”)和阿拉伯天文学家 al-Qabisi(?~967年)的《占星术导论》(Liber Introductorius, Venice, 1485)中的 De Aspectibus Planetarum 部分有关(图1、图2)。^①

^① al-Qabisi 生于伊拉克,曾对托勒密的《至大论》有研究,其著作最著名的是《星占术导论》,有200余个手稿,1473~1521年间有12个拉丁文印本,中世纪时在欧洲大学作为医学教程中的一部分被广为采用,影响深远。参见文献[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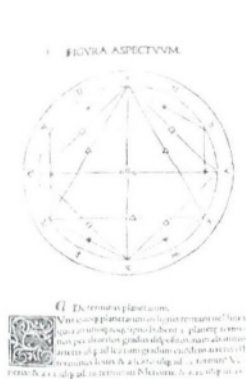


图1 《占星术导论》(1485年)



图2 《天文实用》卷1

3 《天文实用》之流传

明末和清顺治年间的一些学者,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和传教士唱和。杨光先反教案之后,士人和耶稣会士的来往骤然减少。但康熙时代仍有一些文人和传教士有交往,如陆隄其常常访问耶稣会士,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年)、利类思(Lodovico Buglio, 1606 ~ 1682年)有往来。黄百家曾专门到教堂找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 ~ 1730年)等人,就《明史》利玛窦传的撰写请教。梅文鼎也曾到教堂拜访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 ~ 1709年)。顾炎武、戴名世、张尔岐、阎若璩等人,也都在不同场合论及西学。^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清初士人对汤若望的《天文实用》颇感兴趣。如吕留良(1629 ~ 1683年)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专门提到了购买《天文实用》的愿望“又汤若望有《天文实用》一书,幸为多方购求一部,感甚。”^[11]除吕留良以外,清初历算大家王锡阐(1628 ~ 1682年)在给潘耒(1646 ~ 1708年)的信中,也表示出对西方历算著作的关注,信中写道“某顿首次耕足下,别三十余月,其间变故一何多也……。薛仪父书想寄到,不知作何答语,肯以秘书奇器赐教一二耶?《天文实用》、《五纬表》二种,燕市或尚可觅,伏惟留意。南氏辛亥《七政》,乞买一本寄来,恐与汤氏所推微有异同,亦考验是非之一端也。”^[12]②在另一信中,继续表达了这一愿望,并希望潘耒能从南怀仁那里得到《天文实用》一书“《天文实用》南氏处不识能觅之否?”^[14]从语气中推测,潘耒应该与南怀仁相熟。需要注意的是,王锡阐和吕留良、张履祥(1611 ~ 1674年)在康熙初年就有交往,和万斯大(1633 ~ 1683年)还曾讨论天文历法,可见在江南地区,有一批士人对传教士的著作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这其中就包括《天文实用》。

除了吕留良、王锡阐以外,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2中也提到《天文实用》一书:

① 对这一交际网络和西学的关系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参见文献[10]。

② 薛斌《王锡阐年谱》称王锡阐给潘耒的信写于1680年,参见文献[13]。

影余处有三悟书,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余取星悟、穴悟二书观之。星悟则取《神道大编》、《天文实用》之说,以地平环上星安命宫,而杂以中国五行生克之理而成之。穴悟则堪舆家言耳,而发端于地员经纬度,乃近时稍知西学者伪为之,托名荣国耳。术数之书,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药师辈无一得免,况荣国耶?向者止于奇壬风角禽星阵图等,今又灾及泰西之学矣。……《天文实用》及地球经纬图,皆利氏西来后始出。

清初历算大家梅文鼎曾对西域传来的占星术感兴趣。他首次注意到《天文实用》和《西域天文书》的关系“盖今泰西《天文实用》又本此书(按《西域天文书》)而加新意也,不知者或谓此即《天文实用》,而反谓回回之冒窃其书,岂不陋哉?”^[15]①梅文鼎还引《天学会通》、《天文实用》等书中所录恒星数的不同,并加以考订。

4 张永祚《天象源委》对《天文实用》的征引

《天文实用》刊刻之后,在清初曾引起一些文人的关注。那么随着雍正乾隆禁教,西学受到冷遇之后,此书的际遇如何?

在《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录有一本名为《天象源委》^②的著作,作者张永祚,在书中大量征引了《天文实用》的内容。那么张永祚是什么样一个人物,为何有机会看到汤若望的著作呢?

在杭世骏的《道古堂文集》中,有《钦天监博士张君墓碣》,详细记载了张永祚的生平和著作,现全文录入如下:

君讳永祚,字景韶,号两湖,世为仁和人,籍钱唐者自君始。隶郡学为弟子,由钱唐也。曾祖岐然,廩生,后出世,名载邑志;祖元时,邑诸生;父奏,邑廩生。自君以上五世皆列胶庠,独君数奇,不得一当。母徐处士俊女,通晓星学。甫离孩抱,即夜从母仰瞻五纬,已异凡儿,长益究悉,占天其宿习也。天竺山中农家有女,不肯妄许平人,得青一衿始可,有欲为君蹇修者,而君年近立,犹困童子试,谩以博士弟子员应,遂委禽入赘,从予假襦衫,摄盛而往,久而察其非也,且泣且讪督之,攻苦益力。交河王学士来典浙学,旋被知遇,而君俨然真为诸生,破涕始为一笑。无锡嵇公以大学士总制浙闽,求能通知星象者以应。乾隆二年二月,明诏试君策,立成数千言,大器之,荐于朝,授钦天监博士,始弃诸生服。一再引见,占候悉验。寓大学士公讷亲赐园。公无子,使参三命,微讽以修德致福,而公不能自克。君察其不可久居,稍稍自远。会诏刊经史,华亭张司寇照荐君校勘二十二史天文、律历两志,用君所长也。书成,方俟议叙,而君遽乞假归,取平昔所著《天象源委》足成之,凡二十卷。一卷言象理,二卷言象法,三卷言象度,四卷恒星,五卷占时,六卷至十卷占岁,十一卷命法,十二卷求地平

① 汤若望看到过钦天监所藏的元初天文学著作手抄本,可能即指明译天文书,《天文实用》的取名也当与此书有关,参见文献[16]。1992年,笔者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见到汤若望顺治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有关瑞雪的奏折,提到用“天文实用之理推之”。

② 除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抄本外,笔者还见过日本仙台北大学抄本。

宫法,十三卷月离,十四卷命理,十五卷西法十格,十六、十七卷选择,十八卷风雨占,十九、二十卷分野,而以董仲舒祈祷晴雨附。将录成,以呈乙览,而君不及待也。某年月日,卒于竹竿巷万氏清白堂之寓斋,年六十有□。无子,族子果葬君于龙井之新阡,以孺人李氏祔。有女,能传其学,嫁诸生沈度,其书在度家。今度夫妇皆死,恐遂湮没,故详著其例于篇后,有通知其意者,可以迹也。铭曰: 屈首经生非所长,抑志测验道乃昌。归而没命于此藏,藏乎此,著书满家君不死。^[17]

这一传记生动描写了张永祚传奇的一生,讲述他如何通过努力被推荐到钦天监担任博士,以及在北京期间和朝廷重臣的交往,受到皇帝赏识的经历。除杭世骏的记载外,乾隆《杭州府志》也有简短小传:

张永祚,字景韶,通晓星学,甫离怀抱,即夜从母仰瞻五纬。长益究悉占天,年近三十,督学王兰生稔其学,录为诸生。总督嵇曾筠求能通知星象者,试永祚策,立成数千言,大器之,荐于朝,授钦天监博士,一再引见,占候悉验。诏刊经史,校勘二十二天文律历两志,书成,将议叙,遽乞假归,取平昔所著《天象源委》足成之。卒于竹竿巷万氏清白堂寓斋。有女,能传其学,嫁诸生沈度,字天桥,亦善推步法,其书在度家。张博士传^{[18]①}

乾隆初年,宫廷曾下令各省督抚访求精通天文的人士,送到京城。《天象源委》在开头,专门记载了乾隆的谕旨:

乾隆二年二月奉上谕: 在玠衡以齐七政,视云物以验岁功,所以审休咎、备修省,先王深致谨焉。今钦天监《历象考成》一书,于节序时刻固已推算精明,分厘不爽,而星官之术、占验之方,则阙焉未讲。但天文家言互有疏密,非精习不能无差。海内有精晓天文、明于星象者,直省督抚确访试验,术果精通,咨送来京,该部奏闻请旨。

这一谕旨,乃是张永祚学术生命的重大转折,因此他把谕旨置于《天象源委》卷首。

乾隆的这个上谕,马上得到了落实。《皇朝文献通考》曾记载: (乾隆三年)“礼部奏浙江杭州府生员张永祚通晓天文,明于星象,应令其在钦天监天文科行走。奉谕旨: 张永祚著授为钦天监八品博士。”^{[19]②}

也就是说,乾隆三年(1738年),张永祚就被天文科聘为博士一职。之后在钦天监工作多年,还参与了天文律历志的校勘。大约是在钦天监期间,他有机会看到汤若望的《天文实用》,并将相关部分摘入自己的著作中。

《天象源委》是一部“天文”著作的类抄,分为20卷: 卷1言象理,卷2言象性,卷3言象度,卷4恒星,卷5占时,卷6占变,卷7占国,卷8占岁,卷9占异,卷10世运,卷11命法,卷12求地平宫法,卷13月离逐,卷14命理,卷15西法十五格,卷16选择,卷17望气,卷18审音,卷19军占,卷20分野。引用的著作有《性理精义》、《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钦若历书》、《数理精蕴》、《御制万年历》、《御制大清一统皇舆山脉记》、《文献通

① 阮元《畴人传》卷41有《张永祚传》,据《道古堂集》、乾隆《杭州府志》和《汉书疏证》。《国朝耆献类征》卷145有传。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89有《张永祚传》,与乾隆《杭州府志》几乎相同。除通晓天文外,张永祚还擅长画山水,亦能诗,参见陶元藻《全浙诗话》卷49,嘉庆元年刻本。雍正四年(1725年),王兰生为浙江学政,七年,调安徽学政,即1725~1728年间,张永祚年近三十,则他约生于1700年,卒于1760年后。

② 乾隆八年天文科博士内有张永祚名字,参见文献[20]。

考》、《续文献通考》、《梦溪笔谈》、《授时日法》、《象纬真机》、薛凤祚《天学会通》、梅文鼎《天算全书》、李光地《天学本要》、《西洋新法日书》、《泰西水法》、《天法西传》、《天文实用》、《天文象宗西占》、《天步真原》^①等书。

经比较,《天象源委》卷2象性、卷3象度、卷4恒星大量摘录了《天文实用》一书。除此之外,《天步真原》也被广为采用。张永祚之所以编纂这部著作,和乾隆时代的宫廷学术背景很有关系,当时编纂了《天文正义》,反映了复古思潮,以及对西方历算之反弹。张永祚想通过此书的呈递,来博得皇帝的喜好,但壮志未酬身先死,抱憾终身。

5 余 论

崇祯时期的历法改革,是一个漫长的未竟之业,《崇祯历书》也从未有过全本。事实上,经由顺治朝,直到康熙初年,在汤若望的努力下,《西洋新法历书》刊刻完成,才宣告《崇祯历书》的真正完成。期间的中间成果和刊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淘汰或改写,流传至今的多是定本或后期的印本,而初印本,或中间产品,则因流传到朝鲜、日本,或送到欧洲才得以保存至今,《天文实用》就是极好例证。

但是《天文实用》这部著作的意义还不仅如此。由于占星术的特殊性,教会对于占星术的态度也很微妙,尽管没有全盘禁止,但是也是有保留地部分准许。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于占星术的态度尽管有内部差别^②,但也基本秉承罗马教廷的意志,对此十分审慎。《天文实用》作为已知最早介绍西方占星术的著作,其成书背景、目的以及书中术语、来源等,都值得更进一步研究。

《天文实用》的主要编纂者汤若望由于在钦天监担任监正职位,深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不仅在清初有许多文人阅读,直到清中期还对《天象源委》这样的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如此,《天文实用》的流传还不局限在中国,在日本西村远里所著《天经或问注解》(9卷;明和8年,1771年)第1册引书目中,即有《天文实用》一书。从《天象源委》看,张永祚所引述的《天文实用》,只有罗马藏本的部分内容,由此可以推断在乾隆时代,能看到的《天文实用》也只有卷1。汤若望是否还曾继续编纂此书,或是在卷1之后就停笔封卷,目前尚无直接史料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答案是前者,还望能有新的史料发现,让我们看到此书的完整版本;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到底原因在于教会的反弹,还是汤若望自己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后 记 1988年读研究生期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钦天监题本,看到耶稣会士在宫廷所用的欧洲命宫图,从此关注耶稣会士和欧洲占星术在中国传播的相关内容。1997年,在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意外发现汤若望《天文实用》一书,更引起了我对此问

① 《续修四库全书》收录《〈天象源委〉引用书目》中作《天步真源》。

② 参见文献[21]。汤若望、穆尼阁等人所用的命宫图,在康熙时代仍被钦天监所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时代钦天监题本中的占星术内容多与南怀仁、闵明我(C. F. Grimaldi, 1638~1712年)有关。关于耶稣会士和传统星占术数的关系,参见文献[22]。

题的重视。研究断断续续持续了 25 年,至今始得完成。

2002 年春,应榔密榭(M. Lackner)教授之邀访问德国 Erlangen 大学,闲暇时翻阅《国粹学报》,检得王锡阐求购《天文实用》的相关信件,可补《晓庵遗书》之缺,真是意外之喜。2003 年 6 月 24 日,在广州拜访汤开建先生,聊天中汤先生无意提到吕留良文集中提到汤若望有《天文实用》一书,并感叹此书未存,我当即告知在罗马的发现,并在回北京后将《天文实用》影印本寄给他。2013 年 7 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参加第 24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巧遇比利时学者 David Juste 博士,他是研究欧洲占星术的专家,我给他描述了《天文实用》中的相关内容,他很快给我指出了其中的图表和阿拉伯学者 al-Qabisi 的著作有关。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的伯内特(Charles Burnett)教授惠赠 al-Qabisi 著作的英译本。对上述学者的帮助,笔者表示万分的感谢。

本文的部分成果曾在以下会议中报告:(1) Venturing into Magnum Cathay,波兰 Krakow,2009 年 9 月 26~30 日;(2) 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山东淄博,2010 年 10 月 30~31 日;(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中国科技史及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相互影响国际会议),UNESCO,北京,2010 年 11 月 10~11 日;(4) 国际汉学与汉籍流传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2010 年 11 月 13~14 日;(5) “东西科技的对话”国际研讨会(Dialogu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新竹清华大学,2012 年 12 月 1~2 日;(6) Inter-cultural and Intra-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cientific Exchanges in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East Asia(17 至 18 世纪在东亚的科学交流),The 3rd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Seoul, 2013 年 5 月 24~25 日。对以上机构的邀请,笔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 1 Grafton A. *Cardano's Cosmos: The Worlds and Works of a Renaissance Astrologer*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 Thorndike L.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M]. vol. 6. New York & London, 1951. 145~171.
- 3 艾儒略. 西方答问·历法 [M].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十五年刻本. 卷下. 6a~7a.
- 4 汤若望. 西洋新法历书·交食历指 [A]. 故宫珍本丛刊 [Z]. 影印清初刻本.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 2~3.
- 5 汤若望(述). 周子愚, 卓尔康(订). 测食略 [M]. 下卷. 明刊本.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Chinois 4921. 22~23.
- 6 汤若望. 民历铺注解惑 [A]. 南怀仁(校订).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 [Z]. 8.
- 7 徐光启等. 奏疏 [M]. 卷 11. 崇祯间印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藏书号 11743. 29~37.
- 8 徐光启等. 西洋新法历书·汤若望奏疏 [A]. 故宫珍本丛刊 [Z]. 影印清初刻本.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 48~49.
- 9 Al-Qabisi (Alcabitius). *The 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 [M]. Burnett C, Keiji Yamamoto, Michio Yano (ed. and tr.).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2004.
- 10 韩琦. 从《明史》历志的纂修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A]. 科史新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 40 周年学术论文集 [C].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61~70.
- 11 吕留良. 吕晚村先生文集·与董方白书 [A]. 卷 4. 雍正三年天盖楼刻本.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Z]. 148 册. 545.
- 12 王锡阐. 答潘次耕书 [A]. 晓庵先生文集 [Z]. 道光元年刻本. 卷 2. 24b~28a, 24b.
- 13 薛斌. 王锡阐年谱 [J]. 中国科技史料, 1997, 18(4): 28~36, 34.

- 14 撰录四[J]. 国粹学报, 1905-08-20(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1(7).
- 15 梅文鼎. 勿庵历算书目·西域天文书补注[M]. 清康熙刻本. 10b.
- 16 魏特. 汤若望传[M]. 杨丙辰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9. 448.
- 17 杭世骏. 道古堂文集[Z]. 卷 47. 光绪十四年汪氏振绮堂刊本. 2.
- 18 郑沅(修). 杭州府志·方技[M]. 乾隆刻本. 卷 96. 26.
- 19 嵇璜, 等(纂). 皇朝文献通考[M]. 清乾隆刻本. 卷 54.
- 20 史玉民. 清钦天监天文科职官年表[J]. 中国科技史料, 2000, 21(1): 34~47, 40.
- 21 韩琦. 异端“新”知与民间西学——浅论薛凤祚、穆尼阁对欧洲占星术的介绍[A]. 马来平(主编). 中西文化会通的前驱: 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C].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500~506.
- 22 黄一农. 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J]. 九州学刊(美国), 1991, 4(3): 5~23.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Astrology and Its Influence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Adam Schall von Bell and His *Tianwen Shiyong*

HAN Q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spread of European astrology in China is a topic of great interest. It was commonly thought that *Tianbu Zhenyuan* 天步真原,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the Polish Jesuit J. -N. Smogulecki (Mu Nige 穆尼阁, Mige 弥阁, 1610~1656) and the Chinese *literatus* Xue Fengzuo 薛凤祚 (1600~1680), was the earliest book to introduce Western astrology into China. In the spring of 1997, the author visited Rome and by chance came across *Tianwen Shiyong* 天文实用 translated by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1592~1666). This paper endeavours to identify its date of publication, background and source, as well as its recep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It points out that it was compiled between 1637 and 1644, partly based on Ptolemy's *Tetrabiblos* and al-Qabisi's (?~967) *Liber Introductorius* (Venice, 1485). Early Qing scholars like Lü Liuliang (吕留良, 1629~1683) and Wang Xichan (王锡阐, 1628~1682)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ianwen shiyong*, and tried to obtain it through Ferdinand Verbiest. The book was also used widely by Zhang Yongzuo 张永祚, an imperial astronomer at the Imperial Board of Astronomy, and was even transmitted to Japan as a reference book cited in the *Tianjing Huowen Zhujie* (天经或问注解, 1771). This paper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astrology to China by offering a clearer descrip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strology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Key words Adam Schall von Bell, *Tianwen Shiyong*, Astrology, Jesuits, Zhang Yongzuo